

#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裕基

二〇二六年 四月號

萬花筒：橋／劉釋之

石頭的呼息——特拉布克洞穴／唐睿

德忌利士街的野鴿／黃秀蓮

神功戲 落鄉班 春班／林中英

不是我杯茶／朱少璋

文化綠蔭：時光倒流——浪漫的文化因由／文潔華

特稿：灣區文化共同體的構想與實踐

——《明報·明月灣區》研究／張宇 裴子駿



《對弈》瓷塑 吳維潮作

青霞園地

字 金耀基  
圖 林青霞

夕陽無限好  
只因黃昏近



## 明月照大灣 文心永流轉 ——《明月灣區》停刊感言

潘耀明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

當這篇〈卷首語〉與讀者見面時，《明月灣區》已走過四年跌宕旅程，於今年四月黯然落幕。回首來時路，從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創刊，到二〇二六年四月終刊，這份隔周四與《明報》讀者及隔月與《明報月刊》讀者相約的副刊，恰似一輪海上明月，在香港的夜空起落浮沉，映照着大灣區的文心與人情。

猶記創刊之初，我們懷着「一座玲瓏的文化橋樑」之願景，期盼在香港這片中西交匯之地，搭建起文學交流的平台，參與灣區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四年間，過百期副刊，逾兩百萬文字，無數作家的心血，編者的思量，讀者的期待，皆凝結於此。今日捧讀華南師範大學學者的研究文章，驀然驚覺，這份副刊已不僅是《明報》的兩頁紙、《明報月刊》的附冊，更成為學術視野中「香港文學的動態圖繪」、「灣區文學共生發展」的活樣本，以及「灣區文教格局重塑」的實踐者。

是的，我們曾以虔敬之心，追憶文壇的江湖傳奇，重估逝去文學巨擘的文化辯證，拼貼大家的宇宙圖景，品味名筆的文人風雅。我們也以開闊之眼，走進澳門歷史、佛山文風、肇慶山水、珠海前衛、深圳移民、廣州煙火、惠州清雋、東莞打工、江門僑鄉……以「主編總覽＋專家闡釋＋作家書寫」三重敘事，為大灣區十一城勾勒文脈譜系。我們更以學術之思，勘探語言的混雜與純粹，辯證日常性與家國情懷的兩極，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以三期專題鉤沉那段不應被遺忘的民族記憶。我們還以培植之心，為中小學生開闢園地，讓稚嫩筆觸寫下真摯文字，讓「小作家培訓計劃」系列的孩子們，在〈六十歲糖水舖林老闆與痛同行〉中體悟人生百味，在「痛」的同題創作中探問生命本質。

這些努力，學者以「韌性探索與人文堅守」譽之，稱《明月灣區》「揭示了大灣區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獨特文化邏輯，展現地方性與全球性的辯證統一」。然而，再韌的探索，也有曲終之時。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計劃告一段落，這輪明月，暫別香江。

此刻執筆，心中五味雜陳。既有欣慰——四年耕耘，終獲學界關注，成為研究對象；亦有遺憾和惋惜——許多策劃未及展開，許多構想未及實現；環顧香港原創文學的孤寂，她的不疾而終，未免是一種缺失；與此同時，我們也心存感恩——感恩香港藝發局的資助，感恩《明報》給予的平台，感恩香港作家聯會的主辦，感恩近三十個合作機構的協力，感恩無數作者與讀者的陪伴。沒有你們，這輪明月無法升起，更無法照亮灣區的文學星空。

學者論文中引用了「海上生『明月』，灣區共此時」，我們卻更願相信：明月雖暫別，文心永流轉。四年間，《明月灣區》所播下的文學種子，已悄然在灣區土壤中生根發芽。那些在副刊發表處女作的青年學子，那些因我們專題重拾筆墨的資深作家，那些透過文字重新認識自己城市的中小學生，他們，才是這份副刊真正的延續。

灣區文化共同體的建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刊能成。《明月灣區》的實踐，雖是這宏大敘事中的一個章節，一段註腳，但她畢竟留下了歷史的足印。但我們深信，只要文心不滅，明月終將再現。或是以另一種形式，或是在另一個時空，這份對文學的虔誠，對灣區的深情，對文化共同體的嚮往，必將如維港海濤、珠江潮水，生生不息，流轉不已。

謹以此文，向所有支持《明月灣區》的朋友致謝，也向這段我們因文學結緣而閃亮的歲月致敬。

明月雖暫別，文心永流轉。

海上生明月，灣區共此時。

# 目錄 CONTENTS

總二十六期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六年四月號

3



## 卷首語

1 潘耀明 明月照大灣 文心永流轉——《明月灣區》停刊感言

## 特稿

3 張宇 裴子駿 灣區文化共同體的構想與實踐——《明報·明月灣區》研究

## 文化綠蔭

1 2 文潔華 時光倒流——浪漫的文化因由  
不是我杯茶  
1 3 朱少璋 神功戲 落鄉班 春班  
1 4 林中英 德忌利士街的野鴿  
1 5 黃秀蓮 石頭的呼息——特拉布克洞穴  
1 6 唐睿

## 萬花筒

1 8 阿鏜 我寫金庸武俠三曲橋

2 1 劉釋之 春水方生美食多

2 4 李烈聲 食事絮思

2 7 黃冠麟 漫談日常的書法

3 0 雷國威 且以美食敬你餘生

3 2 寇崇善 羊城憶舊四首

## 學苑春秋

3 6 曾瑞明 泥漿

3 9 施勁超、潘金英 〔師說師文〕情  
陳思彤、荆曉彤、徐靈珊、  
連啓晉、劉丁歌 〔學府點滴〕情

3 4 字 金耀基 青霞園地

3 6 圖 林青霞 名家手跡（金庸）

封面內頁 詩、圖 印象 留得殘荷聽雨聲

14



18





報紙副刊作為重要的文化傳播平台，承載着豐富的社會資訊與文化內涵。香港報紙文學副刊不僅是香港文學創作與評論的媒介，更是社會思潮與文化認同變遷的反映。作者以《明報·明月灣區》文藝副刊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作為大灣區文藝交流平台，立足香港、放眼灣區、深耕嶺南文脈，通過學術研究推動文化融合，以文學教育培植灣區文藝精神，作為構想文化灣區的重要實踐，《明月灣區》的創辦為理解大灣區文學的共生發展與未來走向提供了新路徑。——編者

## 灣區文化共同體的構想與實踐 ——《明報·明月灣區》研究

張宇 裴子駿

報紙副刊作為重要的文化傳播平台，長期在社會信息流通與文化建構中發揮着獨特作用。就香港語境而言，報紙文學副刊既構成文學創作與評論發表的重要空間，也在不同歷史階段參與並呈現着社會思潮與文化認同的變遷。《明月灣區》即《明報》（受香港作家聯會委託）響應國家大灣區發展規劃而設立的副刊，於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正式推出，此後隔周四出版。副刊由香港作家聯會主辦並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潘耀明任主編，張志豪任執行編輯。作為「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月灣區》聯結並彙聚了包括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香港都會大學、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等在內的近三十個文化宣傳、教育機構。副刊曾於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藝發局資助計劃階段性結束後停刊一年，至二〇二四年六月在藝發局新的資助計劃下復刊。副刊以外同步發行《明月灣區》文化附冊雜誌（附於《明報月刊》），以擴大接觸面及影響力，二者內容大概一致，附冊則補足了副刊因版面限制而未能刊載的部分內容。至二〇二六年四月，藝發局資助計劃完結，《明月灣區》再次停刊，其出版歷程在此暫告一段落。

《明月灣區》借助《明報》的全球影響力，在文化、文藝、學術、教育等領域展開持續性的內容布局。主編潘耀明在發行之初即借對香港文化的精準定位闡述了副刊的相關理念：「一座玲瓏的文化橋樑」、「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國際文化交流的樞紐」、「華文文學交匯之地」。在具體實踐層面，《明月灣區》以「兼容並包的氣度」，在加強本土文化認同、推動大灣區多元文化融合、促進學術研究交流及文化教育培植方面展開多重嘗試，力圖通過副刊這一媒介形態，搭建大灣區文藝交流的溝通渠道，並參與灣區文化共同體的建構與嶺南文化精神的延續。

## 一、文學香港的動態圖繪

《明月灣區》作為香港文學的重要陣地，持續以專題策劃的方式推介本土作家及其創作成果，既聚焦經典文學巨匠的成就與影響，亦關注新銳作家的崛起與突破。副刊圍繞金庸、梁羽生、倪匡、董橋、西西、葛亮、萍兒、曾敏之等重要作家組織專題，同時刊登本土香港作家如胡燕青、彥火、周蜜蜜、綠騎士、林青霞、朱少璋、王良和、黃維樑、黃秀蓮、何福仁、關夢南、陳德錦、陳浩泉、唐睿、李烈聲、鄭龔子、潘銘基、董就雄、舒非、蒲葦、賴慶芳、何佳霖、禾素、張志豪、李浩榮、吟光、風歌等人的作品。通過對文學大師的追憶與重估，對本土文學脈絡的梳理與建構，以及對新銳力量的持續關注，副刊呈現出香港文學內部多元並存、不斷演進的整體面貌，在傳播文學經典的同時，深度參與到當代語境中本土文化認同的再建構。

通過聚焦香港文學巨擘的深度專題，副刊逐步勾勒出一幅層次交錯的文學版圖，既回溯個體創作的精神脈絡，也為理解香港文化的生成提供切入路徑。圍繞倪匡的江湖書寫、梁羽生的文化辯證意識、金庸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實踐、董橋的文人書寫傳統以及西西的本土經驗探索，副刊將不同作家的創作經驗並置呈現，拼合出香港文學的複雜圖景。在倪匡紀念專題中，潘耀明以口述史訪談還原倪匡傳奇，

揭示其跨界創作的文化邏輯與豁達美學的現代啟示。金庸研究專題通過多元視角拼貼出立體的「金庸宇宙」：潘耀明強調金庸的「中華情懷」；賴慶芳則從性別研究角度揭示金庸如何在敘事中顛覆傳統性別腳本，完成對儒家倫理的隱蔽解構；而從學者蔣泥對韋小寶的生存哲學闡釋，再到青年讀者的「我與金庸」敘事，副刊呈現出文學經典的再生產過程，實現了代際間的閱讀與對話。副刊對梁羽生的再詮釋則直指文化現代性的核心問題，認為其小說創新而不廢舊，根植於傳統，卻也以現代性的眼光進行文化重構，「真正的現代化發展方向與道路，或許正在於對民族傳統做出新的判斷、選擇、淘洗和改造，以便它能成為現代人真正的精神財富。」（陳墨，二〇二四）董橋專題中，潘耀明（二〇二二）聚焦董橋散文美學中的復古傾向，指出「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著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化的故紙堆裏檢出一份靈氣和飄逸，以『匠心』代替了『機心』，是明末清初筆記文學的沉澱和昇華，典雅而幽致。」胡洪俠則對「董橋現象」展開剖析，構理解當代文化守成者的多重視角，他指出董橋在文學界、傳播界、收藏界的多重投影，折射後現代語境中精英文化與大眾趣味的曖昧共生。對西西創作重估則直指香港文學主體性建構。何福仁細探西西的文學藝術成就，以至多元創新、「工夫深處漸天然」的風韻；趙稀方勾勒



《明報·明月灣區》報紙版面隔星期四出版。

(本刊資料室)

西西的創作脈絡，指出西西的一生與香港文學相伴相隨，深度參與了香港文學圖景的建構。曾敏之逝世十年之際，《明月灣區》特設專題，通過歷史回眸與學術追思的雙重書寫，勾勒出這位華文文學拓荒者的精神圖譜；潘耀明追述其「以筆為舟、以心為炬」的文人使命，強調曾敏之立足香港、放眼世界華文文學的開創性視野；劉俊則以「儒生本色、壯士情懷」概括其人格特質，既見君子自強不息的

韌性，亦見知識分子寧折不彎的擔當；周蜜蜜以私人記憶還原「敏之表叔」作為文學良師的形象，回憶《古文觀止》的私授教學，呈現其薪火相傳的育人初心。從張炯以「青松扎根岩石」喻其精神風骨，到白楊以《遇舊》的兩張照片串聯香港文學黃金時代的集體記憶，專欄以多重視角拼貼出一代學人如何以筆墨為橋、貫通四海文心，印證其「文化不朽，風骨永存」的永恆價值。

黃秀蓮的〈車衣女工今何在？〉等散文多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在勞碌憂患的日常中拼搏出生存的尊嚴；鄭翼子的絕句，「舊瓶裝新酒」，於古典的詩歌形式中蘊含鮮明的現代性；張志豪等年輕一代的古典詩創作，溫潤典雅，不激不隨，體現出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在香港的有機傳承；而何佳霖的「我在都市的鐵皮上畫了蘭花，風影就晃動」，意象新奇，充滿了現代美感；唐睿的〈ABC酒吧裏的寫作課〉，於異國他鄉的巴黎街道之中，傳遞出濃濃的文化鄉愁；旅法香港作家、畫家綠騎士專設「鄉港情」專欄，從地景屋舍如高街救恩堂、鬼屋，書寫到日常點心與港島電車，以穿梭時空的目光，將異鄉的遠眺與故土的記憶交織成網；林青霞作為知名演員，其繪畫與散文功底也不容小覷，《明月灣區》邀其開闢「青霞園地」，圖文並茂，呈現其跨界人生中的斑斕色彩……這些香港作家的文學創作中，體現出了站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本土與世界兩間駐望的「居間性」，表現出獨特的港味。在

大力宣傳香港文學經典作家，呼籲傳承其精神的同時，副刊也不吝將眼光放到本土新銳作家身上，呈現出歷史性與前瞻性的雙重維度。新銳作家葛亮，近年來以其獨特的「新香港敘事」與風格享譽香港文壇，《明月灣區》組織兩次專題刊發葛亮作品及其研究。葛亮的獲獎，具有重要的文化意味，它提示着香港文學與內地文學的進一步融合，也將香港文學再次帶到內地公眾視野。

總體而言，《明月灣區》以專題策劃、口述歷史、作品節選與學術評論的多元形式，構建了香港文學的動態圖譜：既為經典作家留存鮮活史料，亦通過跨代際對話激活文學傳承。在此意義上，《明月灣區》不僅是一份作家作品的展示平台，更通過深度評論與史料挖掘，成為香港文學史書寫的重要參與者。

## 二、灣區文學的共生發展

長期以來，大灣區城市常被標籤為「文化沙漠」，而「大灣區文學」概念的提出，不僅重塑了灣區文化形象，也提供了理解中國文學的新視角。以「開闢大灣區文藝園地，整合大灣區文化」（潘耀明，二〇二四）為旨歸，《明月灣區》積極推進「大灣區文學」概念的建構，廣邀名家進行學術探討，勾連嶺南人文傳統，深耕灣區文脈，致力於打造具有獨特敘事邏輯的灣區文學史。《明月灣區》因此可說是當代香港第一份全面鉤沉、系統介紹「大灣區文

學」的副刊，境界闊大，立意深遠。大灣區文學以嶺南精神為基底，「以兼容多元、交融圓通、簡易務實為特質」（陳橋生，二〇二二）。千年以來的水土滋養，形塑了灣區獨特的人文風貌，也帶來了灣區文學獨特的發展進路。大灣區文學呈現出鮮明的先鋒性與多樣化特徵，其文學形式跨越傳統與現代，更跨越媒介形式。蔣述卓的文章〈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文化底色與未來質量〉（二〇二二）指出：「從黃遵憲、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來，嶺南文學就是開中國文學風氣之先的文學。」而在他看來，大灣區文學「是一種既承接嶺南文化傳統又具有新質的文學，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學。」大灣區文學的特質就在於其「開放與創新創造性、流動與多元共生性、當代前沿與世界性」。文章高屋建瓴，廓清本質，梳理文脈，打通古今，在一種恢宏而又細膩的視野之中，形繪大灣區的文學地圖。基於以上，《明月灣區》集合灣區文化力量，針對大灣區十一座城市文學進行專題化、系統化呈現。每期專題開篇，均由主編潘耀明親自撰寫文化隨筆一篇，從宏觀視角總覽該城市的文學印跡，同時，特邀深耕相關領域的研究專家，對該城市的文學特質進行鉤沉爬梳，此外，副刊還遴選名家作品，集中呈現該地文學創作的獨特風貌。

佛山文風熾盛，其藝術在粵港澳大灣區佔有重要地位。張況綜述佛山文學的驕人成績，流露出深度認同；包悅以充滿深情的文字，縱情謳歌佛山的



《明報月刊·明月灣區》文化附冊每月出版，隨《明報月刊》贈送。

(本刊資料室)

風物，在樸實的表達中蘊含着無限的深情。肇慶人文薈萃，山水相間孕育出優秀的文學與人才。黎保榮勘探肇慶文學的印記，闡述其悠久的地方特色與現代的世界眼光，並剖析了肇慶作家如陳陟雲、梁寶星、路魁等人的創作。文河子詩詠肇慶名產端硯，吐露脈脈深情。珠海文學專題中，郭海軍探究珠海文學邊緣化下的前衛性、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

主題表達的跨越性，勾勒珠海文學從「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跨越的歷程。唐不遇、耿立、盛祥蘭的詩歌自然景物與人生道理互相襯托，描寫細膩。珠海以北的中山，相比於灣區其他城市受到較少關注。副刊刊發譚功才的文章，梳理中山文學的歷史與源流，並指出保保、阿魯的詩歌，帕蒂古麗、禹媚、譚功才的散文，鄭萬里的報告文學，馬拉、楊福喜的小說等，都是中山文學的重要收穫。專題中選錄了泥冠、保保、阿魯的作品，呈現中山文學的獨特風貌。

作為大灣區改革開放的城市代表，深圳專題聚焦獨特的城市風景，關注其鮮明的「移民性」。胡洪俠對「文化沙漠」之說法進行知識考古，發掘其傳播路徑及其對深圳的影響；吳亞丁小說以新型移民社會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別具匠心；歐陽德彬論析吳亞丁小說的倫理困境，揭示其獨特的現實隱喻，力圖在大時代裏重建人的尊嚴；謝湘南深情歌詠了生機盎然的深圳河。與之相對，廣州文學專題則是以多維視角勾勒這座古城的文脈圖譜。張鴻以小說、散文、詩歌與報告文學四重維度，系統梳理廣州文學的精神譜系與地域特質。林培源以近年廣州題材小說為切口，剖析其中的多元敘事如何重塑城市風貌與大灣區精神。廣州文學始終在煙火升騰處打撈歷史暗湧，將小人物的悲歡編織進大時代的經緯。惠州環山抱湖，鍾靈毓秀，文氣自生。陳雪縱覽諸體，勾勒惠州文學清雋之姿；黃偉輝步入木雕廠，

於一刀一刻中悟得人生紋理；華霖偕孀娘同游，與蘇東坡千載悲喜，倏然相通；張雋則以詩意摹寫東坡與朝雲、泗洲塔影、羅浮山魂，墨香與湖風相和。當代東莞以打工文學名世。胡磊綜其脈絡，以歷史敘事改革敘事與底層敘事勾勒其精神；林漢筠追慕宋儒李用，標舉人格風骨；張一文剖析「打工文學」中的污名化修辭，探其深意；黎啟天寄情大鵬灣，盛讚科技新潮，筆底波濤與霓虹並現。江門僑鄉，山海孕秀，文脈綿長。張啟雄挹其史、撫其筆，細陳僑鄉風骨與當代氣象；丘麥為之作賦，一詠三嘆，寫盡人文風華；呂舜立以飲食勾連童年滋味與親情；宋玥借糖不甩之甘糯，寫少年成長之困惑。野松行吟江門勝景，組詩如畫卷徐展……澳門文化多元共融，古今共生，澳門文學同樣佳作頻出。穆欣欣全面綜述澳門文學的發展盛況；中文作家林中英、李烈聲、初歌今、龔剛、吳志良、胡根、鄧曉炯、楊穎虹、李宇樑、李懿等百花競放，以及葡語作家飛歷奇、飛文基、江道蓮、左凱士等書寫離家與在家的鄉愁，都展現出澳門文學的多元姿態。

以上，《明月灣區》副刊嘗試通過「主編總覽＋專家闡釋＋作家書寫」的三重敘事策略，完成了對大灣區城市文化基因的譜系梳理，構建起多元共生、互補互融的文化生態。通過這一策略，《明月灣區》副刊有效推動了「灣區文化共同體」的實踐，更創造了區域文化協作的新範式。

### 三、灣區學術的深層掘進

作為一份知識分子調性的文藝副刊，《明月灣區》與《明報》及《明報月刊》一脈相承，以一種深度的學術觀照為底色，系統勘探大灣區文脈。通過訪談學人、紀念學人，報道講座、學術書訊並刊載學術漫談，通過多元化的欄目設置、學者對話與歷史鉤沉，副刊系統性地勘探粵港澳大灣區的文脈肌理，構建起兼具在地性與國際性的文化敘事。尤為重要的是，《明月灣區》聚合不同代際的學人力量，以兼具問題意識與現實關懷的選題策劃為大灣區文學的理論化開闢路徑，推動區域文化從經驗書寫走向學理建構。

語言混雜是大灣區突出的文化特質之一。大灣區語言，並非單一的標準粵語，亦非純粹的白話，而是諸種語言的交織與雜糅，尤以香港的「三及第」語言最為顯著。這種混雜性背後反映的是大灣區文化內在的雜合與交融特質。《明月灣區》以語言研究的視角切入文化根脈的勘探，刊發了大量相關的文章。「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文學講座指出，粵語是大灣區語言的「DNA」，也是經濟文化活動的基礎；歐陽偉豪比較了大灣區十一個城市粵語特色；李烈聲着重分析了「三及第」代表作家靈蕭生、筆聊生、小生姓高的創作風格，指出這種「不純粹」的書寫恰是大灣區世俗性與市井精神的載體；黃子



平則認為粵語文學代表了大灣區文學發展的可能進路與新方向。這種對話語言多元性的捍衛，既是一種對五四以來「國語中心主義」的文學史反思，也是對全球化語境下對地方性話語權的積極重構。

如果說語言的混雜性是大灣區文學的外現特徵，那麼世俗性與日常性則是大灣區文學迥異於其他地域文學的內在特質。許子東指出，大灣區的文學主流是「鴛鴦蝴蝶派」，是言情、武俠、世俗。這種主題取向鮮明地反映了大灣區文學的世俗化精神。而黃燦然亦觀察到，香港文學的「香港味」體現在生活化的特徵上，正如也斯的詩〈中午在鰂魚涌〉，簡約卻耐讀。這些論述挑戰了精英文學的評價體系，確立了大灣區文學以日常性與煙火氣為內核的獨特美學，為大灣區語言與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思路。然而，若將視野從日常煙火轉向民族危亡的非常時刻，則會發現大灣區文學的底色遠不止於世俗。《明月灣區》曾以連續三期專題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系統鉤沉香港抗戰文學記憶。吳軍捷追溯魯迅「立人」思想如何為香港抗戰文學奠定精神路基，許地山、茅盾、蕭紅等南來作家如何以筆為槍，在香港這座「海外抗戰文化城」中點燃救亡烽火；趙稀方深入淪陷時期的文學生態，以史料揭示葉靈鳳在日據體制下的複雜面貌與戴望舒拒絕與日偽合作的事實；周蜜蜜、羅海雷、杜明明則以各自的家族記憶為入口，將個人命運嵌入民族敘事。這一系列書寫揭示了大灣區文學的另一面向，

其在茶樓的煙火與街巷市聲之外，更有在民族危亡時刻迸發出的不屈脊梁。日常性與家國情懷，恰如珠江入海的兩股水流，一脈溫潤綿長，一脈深沉激蕩，兩者交匯於此，共同塑造着大灣區文學獨特的精神品格。

副刊還從香港報刊歷史的深度挖掘中，提供了思考大灣區文學與理論流脈的更全面視角。鄭明仁長期關注香港報刊，致力於從其中打撈被遺忘的歷史。他以簡練的筆觸，將香港文學的大歷史脈絡生動呈現，使讀者得以窺見香港報刊的豐富與駁雜。鄭明仁的文章關注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文壇青黃不接之時，《天底下》填補空白的作用。此外，他還鉤沉《文藝世紀》、《工商日報·文庫》及《香港文學》等重要報刊，並從中挖掘為人忽略的史料。凡此種種嘗試，突破了「經典化」的文學史敘事，還原了歷史現場的豐富性，為香港文學史做了重要的補充。

此外，副刊還刊發了部分學術研討會與學術講座綜述。如趙稀方在「香港文藝期刊資料長編」重大項目研討會的學術綜述，提出「香港—南洋」文化網絡、綠背文化空檔期等新問題；宋明煒教授在「張愛玲、宋淇及宋鄭文美講座系列之二」中，以「新巴洛克」詩學重探張愛玲的末世論，勾勒其如何以「荒涼」為底色、呈現出「新巴洛克」的無限流動與變化，在崩場的時代圖景中體現人與社會的失落感；通過講座報道、研究綜述等形式，副刊將深奧學術探索

轉化為公共知識，推動了知識生產的民主化。刊發於《明月灣區》副刊的重要學術篇什還有鄭健行紀念座談會、鄭培凱專訪、陳國球專訪、劉紹銘深讀、張隆溪訪談、胡燕青訪談、毛俊輝、王安憶、陳丹燕、劉震雲、拉斯洛、韓江等作家的專訪或特稿……不管是訪談、研究、會議綜述、講座報道，《明月灣區》都抱有一種赤誠的學術態度，以學術的嚴謹性與傳播的公共性展現知識分子報刊的品格與擔當。

《明月灣區》揭示出大灣區在混雜性與主體性、世俗性與超越性、地方性與全球性之間的張力與邏輯。它通過學術勘探激活歷史記憶，借由語言研究錨定文化根性，並通過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構建文化共同體。在歷史縱深與當代視野的交織中，書寫了一部流動的、未完成的大灣區文化史。

#### 四、灣區文教格局重塑

青年群體作為文學譜系延續的核心主體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建構的能動性主體，其文化實踐能力直接關涉區域文化軟實力的代際傳承。為鼓勵新晉、激發大眾創作熱情，《明月灣區》以大篇幅持續刊登青年及中小學學生作品，着力培育具有文化自覺的新世代主體。這一舉措在《明報》乃至其他香港主流報紙副刊中並不常見，可稱為《明月灣區》的又一重要創新。

《明月灣區》副刊將目光持續投向各類與中小學生有關的文化類活動與賽事。副刊主編潘耀明作

為香港文學館的重要發起人與香港作家聯會會長，充分發揮兩個機構的資源優勢與影響力，積極推動文學教育以多元形式落地生根。副刊配合香港文學館「小作家培訓計劃」，系統組織創作及點評系列活動，精選學生佳作刊登並配以專業點評。這些作品稚嫩童趣，從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出發感悟人生道理，字裏行間充滿對生活的熱愛。導師蒲葦的專業評點，讓兒童感受到寫作的快樂與成就。這些針對青少年的文學築基工程，側重創意啟蒙，強化文本分析與寫作技巧訓練，有效實現了文學素養的階梯式提升，也為大灣區的文學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與持續動力。

此外，由香港文學館、香港作家聯會支持的「第一屆香港青年地景文學創作活動」還為香港青少年提供了課堂以外系統的寫作培訓。活動通過社區探訪，以口述歷史與筆錄故事的形式，為香港不同地景作記錄，譜寫一個個香港故事，提升年輕一代乃至公眾對中國語文教育以及香港文化傳承的關注。冠軍作品〈六十歲糖水舖林老闆與痛同行〉文字簡樸，情感真摯，着眼於糖水舖林老闆努力掙扎、充滿苦痛然而又是平凡幸福的一生。該文取名似有意對標茅盾的〈林家鋪子〉，文筆雖稚嫩，卻包含着深厚的人生體悟，該小說在對話語言上採用粵語，更增強了本土性。文章真情流露，感人殊深。

《明月灣區》還為青年學子提供了發表的平台，給以充分的展示機會。副刊開闢了「學苑春秋·學



張宇、裴子駿曾就《明報·明月灣區》作階段性研究並把長篇論文發表於學術期刊《現代傳媒研究》(Vol. 1, No. 1, 2025)中。

(資料圖片)

府點滴」專欄，每期圍繞某一話題進行同題寫作。雖是學生試筆，但其真摯和青春的生命力而顯得動人。第六十二期以「痛」為主題的同題創作，彙聚學生對生命之「痛」的多元書寫與深刻叩問，呈現出青年一代面對肉身與精神雙重疼痛時的內省姿態與表達自覺。吳琪琪的〈古早味的走馬燈〉以味覺與食物為載體，將家鄉小吃的消逝之感喻為「時光在心尖上輕咬一口，留下又甜又痛的牙印」，在甜與痛的張力間完成文化鄉愁的詩意呈現；胡珮嘉的〈生長痛〉以身體敘事直視性別規訓之痛，從胸脯發育到經期流血，將生理變化轉化為對女性身份的質詢與對成長代價的冷峻叩問；曲書頤的〈疼痛如礪，許生命如詩〉以「抽筋」起筆，將青春期的容貌焦慮與身體的生長紋路並置，借社交媒體女孩的啟示完成生長紋從「裂痕」到「河流」的認知翻轉。這些作品從身體政治，從到味覺記憶與精神創傷，以「痛」為稜鏡，折射出青年一代對生命本質的深

度勘探。該欄目在共性命題中催生個性表達，形成文本間的互文張力。這種「戴着鐐銬跳舞」的寫作訓練，為校園文學向成熟寫作過渡提供了絕佳的試驗場。

通過徵文、講座、培訓、同題寫作等多樣的多元形式的文學教育，《明月灣區》在培植文心、推廣粵語以及共塑大灣區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系列活動不僅提升了參與者的文學素養和創作能力，更以文學啟蒙與價值引導為核心，彰顯了報刊在文化傳承過程中的自覺文化擔當。《明月灣區》的文學教育實踐，構建起立體多維的文學教育體系，既實現了傳統紙媒的文化轉型，也創新性地探索出地方性知識生產與文化傳承的新路徑，為區域文化的創新與傳播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新思路。

海上生「明月」，灣區共此時。《明月灣區》致力於傳承大灣區文脈，打造大灣區文學文化高地，構建灣區文化共同體。它以韌性的探索與人文堅守，揭示了大灣區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獨特文化邏輯，展現地方性與全球性的辯證統一。《明月灣區》立足香港，面向灣區，放眼全球，深耕文脈，培植文心，在文學、學術、教育、語言等多方面進行發力，積極建構文化大灣區共同體，深化大灣區文學與文化認同，為大灣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人文關懷、學術視野與實踐可能。

（張宇為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副研究員；裴子駿為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本科生。）



## 時光倒流 ——浪漫的 文化因由



文潔華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人文學講座教授



睡夢者不過是春夢一場，知道隨時會被意識拆穿，回到不愜意的生活世界。但如果見過一線曙光，便寧願在失落中枯萎，總比什麼都沒有發生，或不能發生的好。

上世紀八十年代看電影《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 另有譯《似曾相識》)，其時是個大學生，在銅鑼灣碧麗宮戲院觀賞。夏日炎炎，酣睡了大半場，怪只怪碧麗宮的紅絨座位太舒適了；其後只記得約翰·巴里(John Barry)的電影配樂，對電影其他都沒有什麼印象。

近日電影以經典浪漫愛情片再度在香港上映。新年檔期的影室並不見得特別熱鬧，只有賀歲片還會

有較多觀眾。想不到這齣舊電影竟然全場爆滿，且觀眾年齡群都不過四十歲；放映期間沒有吃爆谷或其他雜聲，大家都即時進入穿越時空的浪漫世界。片末，觀眾竟然留到字幕和主題音樂播放完畢，才徐徐離場。

我以為年紀會讓我浪漫不再，但想不到幾天以來，電影配樂旋律縈繞腦際，要深呼吸才可以將之扔掉。不得不說，約翰·巴里的原創音樂混合了拉赫瑪尼諾夫的《帕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第十八變奏，效果扣人心弦。如此動人的配樂，與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等人的鋼琴獨奏，是為電影的命脈。

八十年代，流動通訊還未流行；是沒有電腦和手機的年代，想像力是感情激發的主要泉源。沒有期盼和想像的世界，便沒有浪漫。浪漫一詞，源自法語、西班牙和意大利語的羅曼語族描寫激情、冒險甚而騎士精神的文學，後來延展至形容詩意的風景和富想像力的敘事。值得思考的是這股運動相對於約束力強的古典主義，其冒起有何社會原因？是怎樣的生活狀況，促使人們在理性及強調控制和設計的社會裏，轉向了情感，崇尚自然及個人的自由奔放，不顧現實？其後，在哲學上冒起了鮑姆加登(Baumgarten)提出的美學(Aesthetics)及感性研究。反形式主義及追求主觀感受在浪漫作品中找到了出口，且樂而忘返。

片中的格蘭酒店，未有全球旅客拖暍的場面。上世紀初的酒店有戲院，建築物自身便可承載浪漫的



氛圍，以及理想化的愛情故事。我們回到過去，甚至遠追至上一個世紀，回溯的是難以復返的理想化世界。今天一切都說得太明白了，扼殺了想像的空間；情感的表達正被科技輸入對白，藝術不以大自然為靈感的來源。強調個人自由的代價今天會被計算，幻想與夢境已收歸於智能的設計當中。

無論穿越的想像力耳熟能詳，但電影卻是穿越的雛型，其中結合了現實。睡夢者不過是春夢一場，知道隨時會被意識拆穿，回到不愜意的生活世界。但如果見過一線曙光，便寧願在失落中枯萎，總比什麼都沒有發生，或不能發生的好。

## 不是我杯茶



朱少璋  
香港作家

着「半十算態，之能塵」，划世情，年必日  
能以「抵」，今矯十未日  
當能「間」，如又「十」半  
人茶，閒夢」；俗藉，「半  
作茶之塵極庸使，「抵」  
周品日年之既即間得夢」。

周作人在〈喝茶〉中說：「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我雖然甚少喝綠茶，

但對於周氏這番「茶論」，倒是十分佩服的。

我特別重視周氏提及的人數和節奏。「二三人」，茶局不至於太冷清亦不至於太熱鬧；「人」字尚酌改為「知己」或「同道」，更佳。若同席品茶卻話不投機，真是大殺風景。「半日之閒」是喝茶的節奏，要不慌不忙，輕輕鬆鬆。匆忙地喝茶是牛飲，盡失「消閒」的本意。

我喝茶幾十年，正是入骨入血，已到了「何可一日無此君」的沉迷地步，因此朋友總誤以為我對喝茶十分講究。其實我喝茶完全夠不上「講究」二字，只算是「馬虎派」或「草根派」，美其名可以算是「逍遙派」。納乎其大者而言，我喝茶只堅守兩條底線：茶席必須潔淨、壺杯必用陶瓷。

茶席潔淨，包括茶席上的所有物品，以及茶席附近的空氣。物品潔淨容易理解，空氣潔淨則針對茶席附近的「異味」而言——最常遇上的異味是香煙或香水的氣味，都刺鼻，敗人茶興。至於壺杯必用陶瓷，這不單能提升一道茶的色香味，還可以同時在視覺上予人欣賞珍寶的享受。最不能接受塑膠茶具，只緣陶瓷靈透，塑膠冥頑。

當然，能守住上述兩條底線的茶席，也不一定就是 a cup of tea——不是我杯茶。個人比較抗拒為茶席添加與茶無關的表演元素。例如由穿著僧袍道服或「偽漢服」者司茶的茶席，我一向望而生畏，敬而遠之。明明不是和尚、不是道士、更非古人，任你多

講究這些穿戴都只是「戲服」。看着這些穿戴的人主理茶席，在茶煙水氣的氤氳縹緲之間，峨冠博帶、闊袍大袖掩映映，容易令人生出驅魔人在法壇上作法治邪的錯覺。廁身於這種茶席，不但全無雅意，反覺十足滑稽。

認真地對待「茶」這回事是好的，但本末倒置、過猶不及，往往把認真對待變成了矯揉造作；而與之相類似的「慘況」，在不同文化藝術領域都存在，而且是普遍地存在。周作人當年藉着品茶，能以「半日之間」抵「十年塵夢」，划算之極；如今世態既庸俗又矯情，即使藉「十年之間」，卻未必能得抵「半日塵夢」。

## 神功戲

## 落鄉班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戲班的規模和角兒有大小，大戲班叫送戲下鄉，弘揚傳統曲藝；小戲班叫謀生，而搵食，由日中而至歲月黃昏。

日子在節慶與節慶之間滾過去。元宵過後，年就此過完了。緊接下來是農曆二月初二的土地神誕。



大三巴哪吒廟舉行祝賀哪吒誕粵劇演出時，演員等參與上香儀式。（林中英提供）

《粵曲大全》來學唱，是一個文化上的飛躍。酬神的傳統在農村久遠而普遍，尤其在春節農閒期間，是落鄉班的旺季。

再便是三月初三北帝誕；三月廿三天后誕；四月初八譚公誕；五月十八哪吒誕；九月廿八華光誕，都是澳門重要傳統節慶，邀請粵劇戲班在廟前演戲數天酬神，社區比過年更熱鬧。

澳門的土地神社多又多，有規模的雀仔園福德祠和沙梨頭土地廟早已為神功戲訂了戲班和劇目，就等那天把鑼鼓大鉞敲響。神功戲（社戲）猶如一杯甘香的奶水，滋潤着我那物質與文娛匱缺的童年，在這幾天裏難得脫離常軌，飯碗一擱即奔向戲台，搶佔條凳座位，搶不到，蹬上竹竿趴在戲棚，還可騰出一隻手來持蔗大嚼。從看神功戲到後來拿起鄰居阿姨的



即使是名角，在劇場演出的日子不多，落鄉演戲是發展的途徑，對於新秀更是一個增加臨場演練的機會。在香港當紅的粵劇演員龍貫天、梁兆明等也活躍於神功戲舞台，身價體現在戲金厚薄上。比如盛大的太平清醮神功戲，定得聘請名班名角。上世紀六十年代由任劍輝、白雪仙領銜的粵劇班霸「仙鳳鳴劇團」雖然以劇院售票公演為主，亦在臨時場地參與社區慶典或慈善籌款演出，當然是十分哄動了。此為神功戲的社會責任形式。

春節期間，廣東各地的粵劇院團忙於下鄉演出，不稱演神功戲，叫作「春班」，平時送戲下鄉的叫「落鄉班」。「春班」以粵西為盛，今年廣東粵劇院八十多場春班都在粵西各村演出。人們看過春班後該下田的下田，該打工的打工。

最近我在視頻中看到一個廣西地方劇種的春班演出，戲台搭在收割後的田野上，演員、樂師對着空蕩無人的場地演戲。大數據以為我喜歡，陸續把相似的場景推送來。可能這僅是整個演出的某一段光景，但看到戲台等諸般的簡陋，料亦與劇團的叫座力有關。再看到下鄉演員們棲息在寺廟後的破檐斷牆下，在臨時的柴爐上弄炊，環境凌亂，但他們轉身間便是戲台上的王侯將相了。水粉胭脂蓋不住皺紋，鬢邊的片子遮不住虛胖的雙頰，頭帶吊起了眼角，但撫不平鬆泡的眼袋。有的旦角把嬌兒帶在路上，落場後匆忙返後台撩衣餵奶。

戲班的規模和角兒有大小，大戲班叫送戲下鄉，弘揚傳統曲藝；小戲班叫謀生，搵食，由日中而至歲月黃昏。

飛入的鳥類，  
核心振翅，  
忽又環顧，  
翩翩如去，  
飄忽若靈，  
化作中環，  
野鳥類，  
金融商業，  
有時垂翅，  
有翻如靈，  
還類。

## 德忌利士街的野鴿



黃秀蓮  
香港作家

坐巴士往中環，落車點在德忌利士街，常常遇見成群野鴿。野鴿毛羽多為灰色而頸項斑斕，亦有通體雪白而翅膀披上淡褐，或踏着碎步，或低頭啄食，有時三五成群，甚至夥達二三十隻。景象出奇，我停下步來，想多看一會，怎知野鴿猝然飛起，拍翼的聲音急急如箭響，但見灰影衝天，向交易廣場那邊飛去。一時間眾鳥齊起，沒半點猶豫，更沒一隻盤桓不去。那邊地面多線行車，車路寬廣，上有一片遼闊天空，可容翱翔。野鴿嚮往無邊無際吧，然而沒一會兒，灰影倏爾從天而降，成隊歸來，飛回原來的地方。盤旋在藍空，穿插於白雲，展翅翅膀，俯瞰中環，是一趟



德忌利士街的野鴿。(黃秀蓮攝)

超短線且集體旅行麼？

其中有新加入嗎？有棲遲未肯回頭嗎？呀，有一兩隻飛上簷頭，俯視塵囂。

這兒是中環的心臟地帶，熙來攘往噪音不絕，竟然招徠得另類遊客。香港公園與中山公園都在不遠處，因何捨棄幽靜，深入紅塵，戀戀於這方不及一丈之地？

我環顧德忌利士街，這兒是行人步道，比巷弄寬，像比鄰的數條短街，垂直地連接了德輔道中與干諾道中，疏濬了電車路和東廊盡頭的繁忙，舒緩了緊張的脈搏。路的兩旁皆為混凝土舊建，並非閃閃反光的玻璃幕牆新廈，不會害得飛鳥撞向玻璃。嗯，香港站出口卻立在這兒，一塊大積木跟左右兩幢商廈砌成U型，起了屏風作用，建材和布局都營造了安全感。恰巧兩家西餅店駐守路的兩側，烘焙的火力加上麵粉的暖香，也許散發了家的感覺，野鴿便借地喘息，甚至佔領為根據地，眷眷然若有不捨。追求安全、舒適、

溫飽和歸屬感，天下眾生莫不如此，野鴿跟我們一樣情致款款的選擇了香港。

來去自如大可跨越不同領空的野鴿，卻偏偏流連在城市一隅。通道人來人往，地上食物殘渣不多，不似有人特意拋下雀粟或麵包碎來吸引，事實上政府去年已立例禁止餵飼野鴿了。至於可厭的白色鴿糞當然有一點點，還未算嚴重，野鴿成群尚未成災。人和鳥，陌上相逢，自顧自地，悠然自得者有之，奔忙趕路者有之，彼此無涉，共享有限空間，相遇且相安，展示奇異的平衡，反映出城市的包容。

野生的鳥類飛入金融商業核心，有時垂翼有時振翹，鴿影翩翩，如夢似幻，飄忽靈動，乍去又還，都化為中環另類風景。

◎

## 石頭的呼吸 ——特拉布克洞穴

幾一眼次等待，而人的一百年，在它們眼前，不過是一次短暫的呼吸。



唐睿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我走進特拉布克洞穴 (Grotte de Traubuc)，在二〇一三年夏日的一個午後。



洞穴離我們所下榻的小鎮——朱納斯（Junas）不過幾十公里，離光也不過幾百公尺。

冷白色的導覽燈，試圖把洞穴變成景點，而不是避難所。水滴從洞頂緩慢落下，滴在石上，滴在水面，滴進某個沒有形體的時間裏。

抵達山洞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多。我、妻子還有兩個還在念小學的孩子，似乎已是最後一批訪客，在這深邃而寂靜的山洞中孤獨地行進。洞內的燈光需要聲音才打開，前路不時都是漆黑一片。有時聲控的功能沒有反應過來，我們就只好靠著手機的燈光嘗試在濕滑的岩石裏摸索前進。

我的心裏不無恐懼，擔心工作人員忘了我們還在洞穴裏面，把我們遺落在陰冷的漆黑之中。然而，我得讓妻子和孩子都放心，只好暗自振作。

實在難以想像，在宗教戰爭時期，新教徒是怎樣在這些洞穴裏藏匿生活。他們在這裏製作火藥、祈禱、等待黎明，然後再躲進下一個山谷。我想起導覽剛才提到的那些名字——卡瓦利埃（Jean Cavalier）、馬澤爾（Abraham Mazel）、羅蘭（Pierre Laporte dit Rolland）。卡瓦利埃是喀米撒德（Camisards）的領導人，這些新教徒反叛者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的壓迫下，曾在這片山區發起過激烈的抵抗。馬澤爾是一位先知般的傳教士，據說有超自然的預言能力。他們當時所經驗的，那種被棄絕的感覺，我在這洞穴裏彷彿仍能感受到。

我把手貼在潮濕的石壁上。冰冷，粗糙，帶着一點黏滑。

這樣的觸感，我在別處也摸過——在艾格—莫爾特（Aigues-Mortes），那曾經囚禁過馬麗·杜蘭（Marie Durand）的高塔裏；在阿維農（Avignon）教皇宮的某段牆根；以及在朱納斯那間我們下榻的地下房間。

多少人曾將自己的體溫輸送給石頭，多少石頭存留了他們的指印。

其實我知道教人感到寒冷的不是溫度，而是那些名字在洞穴裏來來回回，找不到出路的記憶。

後來，我們終於和另一批參觀者相遇。他們的導遊指着一片奇形怪狀的石筍，說那叫「十萬小兵」（Les Cent Mille Soldats）。這些石柱看起來確實像軍隊的隊形，靜靜地站在地下，等待一場永不開始的戰役。

石頭能夠等待幾百年，而人的一生，在它們眼前，不過是一次短暫的呼吸。





作者歷時四十九年，創作完成《神鵬俠侶交響樂》、《蕭峰交響詩》、《笑傲江湖曲》三部金庸武俠音樂作品。從一九七六年立志創作開始，先花十二年惡補作曲基本功，繼而在無數次演出實踐中反覆修訂，精益求精。從三部作品的創作歷程中，可見一位作曲家對音樂的執著與熱誠。

——編者

## 我寫金庸武俠三曲

阿 鐘

從一九七六年立下心願，要為金庸武俠小說《神鵬俠侶》寫一部交響樂開始，到二〇二五年《笑傲江湖曲》第四稿首演成功，一轉眼，就是四十九年！這三曲的寫作、修改、演出，竟陪伴了我大半生！

為了寫《神交》，我從零開始，花了整整十二年，拜師學藝，惡補作曲基本功，尤其是對位，同時構思寫什麼、如何寫。十二年後（一九八八），寫出了幾首合格的賦格曲，覺得技術可以了，才開始動筆寫。當時我正在紐約，幫長兄負責一個遠超出自己經驗與能力的建築大工程。白天面對超負荷工作壓力，晚上靠作曲排解壓力，平衡心理。在這樣的狀況下，居然

半年時間，就寫出了《神交》八個樂章的初稿。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個奇蹟。

初稿完成後，我委託北京中央樂團低音管首席劉奇老師，幫我修訂配器並安排試奏。他嫌我的配器不夠好，重配了其中六個樂章。試奏效果不差，讓我對作品的整體有了信心，但我後來花了無數心力，才把配器改到我想要的樣子。一九九三年，台南家專同事崔玉磐老師歷盡艱辛，在台北組織和指揮了《神交》世界首演。排練過程中，我邊排練邊修改，其中第三樂章〈俠之大者〉是大段重寫。這個世界首演，為後來的成功，奠下堅實基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香港大會堂，由葉聰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演出了《神鵬俠侶交響樂》全部八個樂章。

二〇〇四年，得周凡夫兄舉薦，由麥家樂兄指揮俄國佛羅尼斯交響樂團，作了《神交》首次正式錄音並出版了CD與解說CD。這個製作得到金庸大加讚賞。為表謝意，他請我們全家在香港飲茶並親筆題贈書法：「黃輔棠兄作 神鵬俠侶交響樂 金庸」。二〇一二年開始，為了讓更多人有機會聽到這部作品，我先後指揮了深圳交響樂團、廣州交響樂團、湖南交響樂團、昆明聶耳交響樂團、亞美尼亞國家青年交響樂團等演出《神交》。每一次排練演出，都會改譜。如不是有這麼多改譜機會，作品不會成熟。

二〇一七與二〇二〇年，鄭立彬團長先後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在台北國家音樂廳和高雄衛武營演出《神交》國樂版（吳瑞呈配器）。演出極其成功！衛



武營那一場，被我譽為「此曲指揮與演奏的典範」。

這中間北中國還在二〇一八年為《神交》國樂版正式錄音並出版<sup>①</sup>。一九九六年至二〇二五年，有多位指揮家指揮過整部《神交》演出。包括：葉聰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香港大會堂）、胡炳旭指揮廣東民族樂團（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六日，廣州星海音樂廳）、傅人長指揮廈門愛樂樂團（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廈門音樂島音樂廳）、徐東曉指揮哈爾濱交響樂團（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哈爾濱音樂廳）、陳永清指揮春之聲管弦樂團（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台灣中壢藝術館）、徐東曉指揮青島歌舞劇院交響樂團（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青島城陽大劇院），以及卞祖善指揮北京交響樂團（二〇二四年九月五日，北京中山音樂堂）。基於這些演出，我在二〇二五年剪輯了《綜合精華版》，八個樂章分別選了四位指揮，五個樂團。為了讓從不聽古典音樂的人也一下子就愛上交響樂，特別為每一個小樂段加了文學性小標題。到此為止，《神交》才算創作完成！



掃描二維碼聆聽  
《神交》交響樂

《蕭峰交響詩》初稿完成於一九九五年四月。通過試奏，得以發現某些配器問題和全曲缺少了一段夠分量的大高潮。於是，作了若干修改，並增加了一百多小節的高潮樂段。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由樊德生先生指揮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在台北國家音樂廳作了《蕭交》第二稿世界首演。《音樂月刊》主編

陳國修先生在十月號的「主編記事」中，評之為「結構緊湊，手法精練，旋律平易近人，是接近國民樂派的優秀作品」。但我自己對這首題獻給梅哲先生的作品並不滿意，覺得它不夠動人，有點囉嗦、單薄、鬆散。於是，又作了一番增、刪、改，並由我自己指揮台北愛樂，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作了第二次演出。

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NSO）時任團長黃奕明兄對這第三稿評價甚高，認為它不比鮑元愷先生的作品差。我自己則認為它問題仍然不少，遠比不上鮑元愷的作品。但對它的「病源」何在，如何「醫治」，則不清楚。再一次修改後的第四稿，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葉聰先生指揮深圳交響樂團在深圳大劇院演出。由於指揮出色，團員賣力，現場效果不差。可是，我心裏很清醒：作品本身的問題還在，它遠遠不是一流作品。

二〇〇二年八月一日，亨利·梅哲先生仙逝。八月二十四日的追思會後，不知從哪裏來了一股強大動力：「絕不能把一首三流作品題獻給梅哲！是重寫《蕭峰交響詩》的時候了！」於是狠下心腸，把原先二十四分鐘的音樂，大刀闊斧，砍到只剩下十三分鐘。部分和聲、對位、配器等，也作了相應改動。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由林天吉指揮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在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出了這個第六稿，終於大成功！回顧《蕭交》的創作，跟台北愛樂管弦樂團的關係最大。如果不是台北愛樂提供了那麼多次演出



掃描二維碼聆聽  
《蕭峰交響詩》

機會，我不可能發現作品的問題並一再修改。如果不是因為這部作品題獻給梅哲先生，我不可能有那麼大勇氣，把二十四分鐘的作品砍到只剩下十三分鐘。感謝台北愛樂管弦樂團創辦人賴文福醫師、俞冰清小姐伉儷，首席指揮林天吉兄和台北愛樂全體同仁！

金庸武俠小說中，我對《笑傲江湖》情有獨鍾：第一主角令狐沖武功高絕卻瀟灑淡泊；對人性的描寫深刻入微；全書以琴簫合奏曲《笑傲江湖》貫穿，書中有樂，樂中有書，構思新穎，立意奇特。這是為何一九九〇年初首次拜會金庸，他贈書時問我要哪一套，我毫不猶豫地說：「《笑傲江湖》！」得到金庸贈書後，我開始構思《笑傲江湖曲》。初稿完全照書中的樂器組合，是琴與簫的二重奏。後來發現，這樣的組合，完全無法表現出書中所描繪的博大氣象與宏偉氣魄，便毅然決然「叛書」，改為民樂大合奏。

這第一稿由葉聰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日，在台北國家音樂廳世界首演。學貫中西的國樂名家梁銘越先生評之為：「國樂交響化，從《笑傲江湖曲》開始。」不過，我自知曲中仍有一些編配方面破綻，有些地方不大適合國樂器演奏。二〇〇四年，因為有再演出機會，我在電腦上改出了第三稿。這一稿，去除了些編配破綻，全曲音響上更豐厚，奏起來更「順手」。它曾由胡炳旭先生於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六日，在星海音樂廳指揮廣東

民族樂團演出過，效果不差。之後十幾年，我常在思考：《笑》曲雖然不差，但尚未達到「指揮者愛指，演奏者愛奏，聽者愛聽」的程度，問題出在哪裏？反覆思考後結論是：有些片段太難奏或太囉嗦，全曲過長，必須大幅刪減！

二〇二三年，改出了第四稿，主要改動有以下四項：把近一百小節的第二段賦格刪除，只保留第一段賦格；把凡是不夠好聽、太難演奏、太囉嗦的段落，全部刪除；補寫幾個連接句，讓段落之間連接得平順；並為每個變奏加上意境式中文標題。最新版本各段小標題如下：序奏「豪情千丈A」、主題「瀟灑自在」、變奏一「弦彈對話」、變奏二「醉態可掬」、變奏三「快意江湖」、變奏四「一往無前」、間奏一「豪情千丈B」、變奏五「憐我世人」、間奏二「豪情千丈C」、變奏六「笑傲江湖」，以及尾奏「豪情千丈D」。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台南市文化中心，由安敬業教授指揮了《笑傲江湖曲》第四稿的世界首演。特別感謝台南市民族管弦樂團首席梁金寧老師，向主辦方大力推薦，才有這場演出。到此時，我才敢大膽肯定，此曲終於成功，也才能把《金庸武俠三曲》放在一起，作個綜合回顧。



掃描二維碼聆聽  
《笑傲江湖曲》

（作者原名黃輔棠，為美籍華人音樂家。）



這世上大約沒有比橋更富有人情味的建築了。路是逼着你向前走的，牆是冷着臉將你隔開的，唯有橋，總是謙和地躬着身子，等在那裏，為了連接，為了「渡」。這一個「渡」字，可真是妙極，既有從此岸到彼岸的實在，又隱隱含着幾分超脫與慈悲的禪意。我忽然想起唐人孟郊那首快意無比的詩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他當年跨過的那道使他命運陡轉的門檻，何嘗不是一座無形之橋呢？而眼前這座橋，竟以「登科」為名，倒是將這古今中外、萬千士

作者探訪廣州市郊的「登科橋」之際，以一「渡」字引發聯想，從趙州橋的千年智慧到美國麥迪遜縣廊橋的短暫愛情，兼及建築美學、人文歷史與生命感悟，探索橋的象徵意義，並藉此省思人心之處。

——編者



「登科橋」就像是一隻溫順的巨獸，匍匐於山水之間，吞吐着雲霞與光陰。

## 橋

劉釋之

子心裏那座最焦灼又最期盼的橋，給具象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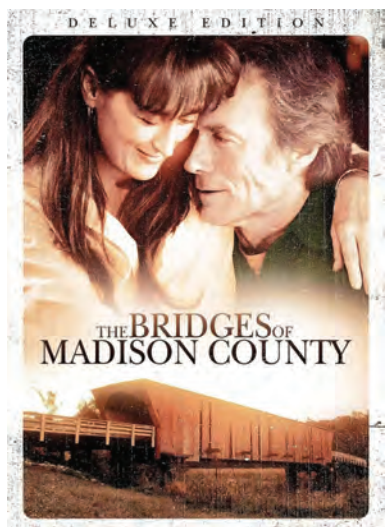
此刻我腳下的這座「登科橋」，坐落在名為「天山水」的園子裏。初見時，我着實有些訝異。它並非慣常所見的拱橋或平橋，竟是一個巨大的、流轉的太極圖形。鋼筋水泥鑄就了它沉穩的骨骼，而覆於其上的，是八千八百四十八竿修竹與人工巧妙編織的藤蔓。這數字，人們會告訴你，正暗合了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的高度，寓意着一次人生的登頂與跨越。陽光穿過那些藤竹編織的、疏密有致的孔洞，在地上投下無數遊移的光斑，宛如一池被春風吹皺的、躍動着金鱗的湖水。這哪裏是橋？分明是一件汲取了天地靈氣的巨大法器，又像是一隻溫順的巨獸，匍匐於山水之間，吞吐着雲霞與光陰。它不張揚，卻自有令人屏息的、屬東方的神秘力量。

這般的匠心，教人不能不想到那些散落在時間河床上的橋精靈。最負盛名的，自然是河北那座趙州橋了。隋朝匠人李春的巧思，讓一道舒緩的弧線，跨越了千年的激流。我總想像，當第一隊車馬安然行過那空靈的券洞時，兩岸的百姓是怎樣的歡呼。那橋是智慧的結晶，渡的是生計，是通行。它像個

沉默而睿智的老人，看慣了南來北往。

橋渡物，更渡情。渡情之橋，似乎總沾着些水汽與月色。西安的灞橋，該是中國文學裏最憔悴的一座了。「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折柳相送的人走了又來，來了又走，唯有那柳枝，年年綠了又黃。這裏的橋，渡的是不忍與牽念，是一去難知的蒼茫。那愁緒太濃，濃得化不開，便都滲進了橋板的紋理裏。

思緒若是再蕩得遠些，便會飄到水城威尼斯。那座連結總督府與監獄的「嘆息橋」，名字取得真是驚心動魄。犯人們從法庭被引向囚室，穿過那密閉的石廊，僅能從雕花的小窗中，最後瞥一眼外界的陽光與碧波。一聲嘆息，墜入幽暗。這橋渡的，是自由與禁錮之間，那最絕望的一瞥。與此相對，阿諾河上的「老橋」則浪漫得多。但丁在此遇見貝特麗絲，那驚鴻一瞥，竟渡他整個靈魂飛升至《神曲》的瑰麗天堂。而



美國麥迪遜縣那座普通的廊橋，它渡的，是沉悶現實裏一道稍縱即逝的閃電，照亮了，也灼痛了餘生。



劍橋康河的柔波裏，沉澱着徐志摩彩虹似的夢。他的〈再別康橋〉曾經風靡一時。

橋上櫛比的  
金匠作坊，  
爐火不息，  
又將世俗的  
金屬，鍛造  
成永恒的、  
發光的夢。  
你看，同是  
在水上，一  
座橋渡向深  
淵，一座橋  
渡向星辰。  
電影  
裏的橋，更  
是將這人性

的戲劇凝練到了極致。南斯拉夫電影《橋》裏，那座工程師精心設計又不得不親手炸毀的橋，渡的是什麼？是超越個人情感與技藝的、對家園與信念的忠貞。而《廊橋遺夢》（港譯《麥迪遜之橋》）中，美國麥迪遜縣那座普通的廊橋，卻成了壓抑半生的主婦生命中唯一一座通往愛情與自我的、驚險而短暫的吊橋。它渡的，是沉悶現實裏一道稍縱即逝的閃電，照亮了，也灼痛了餘生。

橋的故事，實在多得說也說不完。劍橋康河的柔波裏，沉澱着徐志摩彩虹似的夢；《清明上河圖》



中汴梁的虹橋，則擠滿了整整一個朝代喧騰的市井煙火。每一座橋，都是一枚時間的印章，蓋在歷史的畫卷上；又都是一根敏感的琴弦，等待着被人的腳步與命運撥響。

我重新將目光落回這「登科橋」。它不載烽火，不渡離愁，不繫囚歎。它安穩地臥在這片山水間，渡的彷彿是一種更普遍、也更明亮的期盼。我看見年輕的戀人攜手跑過，笑聲穿過竹隙，驚起幾隻山鳥；看見兩鬢微霜的學者，手扶欄杆，極目遠眺，背影融進蒼茫；也看見孩童掙脫母親的手，興奮地去數那橋欄上和橋面穹頂究竟有多少個「洞」。那八千多竿竹子，還帶着山林的氣息；人工編織的藤蔓，每一條經緯裏都纏繞着匠人的體溫。它用最現代的材料與技術，卻講述着最東方的哲學：那陰陽相生的太極，不正是動與靜、進與守、現實與理想的和諧共生麼？跨過此橋，未必真能即刻「登科」，但在抬步向上的那一刻，心中確然會升起一種莊嚴的儀式感——彷彿是對過往努力的加冕，亦是對未來征途的默默啟程。我曾為其賦詩一首云：「萬竿寒玉織



那八千多竿竹子，還帶着山林的氣息；人工編織的藤蔓，每一條經緯裏都纏繞着匠人的體溫。

玄紋，太極浮空轉妙門。越過雲程八千里，有魚從此化天鯤。」

暮色漸濃，太極圖的陰陽魚浸潤在晚霞裏，輪廓柔和，彷彿在緩緩遊動。我忽然覺得，我們每個人心中，又何嘗不橫互着無數的橋呢？有的通往他人，顛巍巍如索橋，需以真誠為步；有的通往過往，迷霧重重如夢境之橋，常徘徊不敢渡；有的通往理想，則如這登科橋，需積跬步，方能至那豁然開朗的頂點。

歸途上，山風漸起，穿過身後的橋洞，發出低沉而悅耳的鳴響，像是大地沉穩的呼吸。橋，終其一生，只是靜靜地連接，靜靜地承載。它無言，卻渡盡了一切可言與不可言的人間事。而走過它的人，身上便也沾染了這「渡」的勇氣與力量，走向各自的山海。這，大約便是橋，留給世間最溫存的箴言了。

（本文圖片由劉釋之提供。作者為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會員、廣州市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及翁山詩書畫院副院長。）

◎





但太油膩，鮮味亦損，吃進口中，已難配稱禮雲子。禮雲子之所以受歡迎，除了食味甘腴甜美，顏色嬌艷嫣紅，也會令人喜愛。從前宴席，除了鮑參翅肚，還要講究應時趁節的四熟葷，新春時期的春宴，一碟乾炒禮雲子桂花翅上席，魚翅雪白，禮雲子嫣紅萬點，香氣撲鼻，使人眼前一亮，已是先聲奪人，主人聽到賓客讚美聲，為之大樂，下令犒賞，主廚買手，都蒙其利了。

有人說：春到大灣區，蝦子與禮雲子都成粵菜寵兒，蝦子顏色黝黑，賣相已輸人一籌，與禮雲子相較，其實還讓禮雲子佔先，可惜不耐久儲。

當禮雲子大造時，大灣區酒樓多推出新菜式，如：禮雲子蒸蛋、禮雲子炒飯、油泡禮雲子鱈龍片等，都能吸引食客登樓，高級茶居，亦有禮雲子粉果或燒賣，如今說起，暴發戶不知此為何物，言之令人發笑。

### 春水魚肥憶珍饈

東風吹拂，大地回春，春江水暖，水產繁多，大灣區的東江和西江，從前常可捕獲鱈龍魚，鱈龍即中華鱔，以其難得，故稱鱈龍，我少時尚可食到，此魚大者逾百斤，其皮即稱「龍衣」，「碧綠龍衣」是滿漢全席菜餚之一，其腸稱「龍腸」，亦屬名貴海味，富貴之家，把二物積存起來，珍同拱璧，輕易不以示人，從前，金銀多多而珍藏稀寡，算不上大富人家也，只能稱暴發戶。

鱈魚肉香骨脆，是其特點，其魚卵即西方人士名貴食品魚子醬。當然大灣區名菜有「紅燜鱈龍頭」、「雙冬（冬筍冬菇）鱈龍尾」、「藥燉鱈龍骨」，雖是春水方生魚菜美，也要看看運氣，此魚是否浮游到大灣區。當年不懂珍惜這瀕臨絕種的東西，市論斤而售，談起來，如今已成「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了。

我在大灣區時，先祖母常常說：「今年炮仗燒得多，三鯪魚應該驚醒了。」我怪而問她，她笑說：「傻仔，三鯪冬季都潛在水底養尊處優，春水到了，水面小魚小蝦多起來，三鯪急於覓食，游到水面，漁民才有機可乘，我們也有機會吃到。」祖母愛食三鯪魚，是承接祖父遺傳嗜好。



(資料圖片)

涼瓜炆三鯪。

新會的銀洲湖，是三鯪魚產地，所謂：「上灘甘竹水，微雨苦瓜船。」

甘竹灘位於大灣區，是歷代詩人吟詠三鯪魚之地，比銀洲湖更著名。而甘竹灘中以上灘所產三鯪最肥美，故有「上灘甘竹水」之譽，甘竹灘的三鯪魚，以新會杜

## 羊城舊憶四首

張志豪



叢樓小巷蜿蜒過，綠牖黃牆入夢迷。  
(張志豪攝)

的士飛馳壓岸堤，江風水影樹鬚低。  
叢樓小巷蜿蜒過，綠牖黃牆入夢迷。

院落隨傳飯鏞香，拾階三繞道過長。  
鐵門門動人聲應，躺椅微傾話暖陽。

踢拖攜皿下樓來，橋畔雲吞麵正開。  
地道竹昇蘿蔔伴，分嘗美味待君回。

老窗憑坐覽人寰，捧卷滑屏半日閒。  
便飯家常知足貴，濃情往事掛心間。

(張志豪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文學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獲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本刊執行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常務理事、南溟詩社秘書長、璞社社員。著有《三癡堂詩草》、《壺中山月集》(合著)。)

阮鄉所產的「雷公鑿苦瓜」煮之，即如雙劍津合，味美無比，新會杜阮苦瓜以小船載至廣州，人們買了，便是一頓美食，故說：「微雨苦瓜船」，蓋初春的雨，其貴如油，輕微飄下，只此二句詩，便是一幅美食圖。

廣東詩人多愛以三鯪入詩，詩人愛之詠之，胡毅生有句云：「甘竹三鯪欲上竿，江城三月水猶寒。」三鯪魚，即江南之鱒魚，因在粵每年三造，故稱三鯪，其味鮮美，可惜骨太多，而骨多為三叉骨，附入喉中，要把牠取出，大費周章，當今被人力捧的才女作家張愛玲，也說三鯪美味而可惜骨太多。我記憶中祖母年邁時，愛食三鯪而看不清魚骨，多次被鯪須入醫院取骨，不勝其煩，後來，父親在就食前用筷子把幼骨挑出然後奉母，真是孝心可嘉，我自問有愧先人

太多了。

初春魚美，不獨大灣區為然，從前詩人張志和也有〈漁歌子〉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桃花流水，便是初春，可見美食多多，易地皆然。

鱖魚便是廣東人所稱的桂魚。如今，要吃鱖龍固無可能，即使退而思其次，吃三鯪也要看運氣，只有鱖魚，仍充斥市場，要吃松鼠鱖魚，有錢還不難，此魚又被人稱為「淡水老鼠斑」。如果美食吃不到，不如跟隨杜甫老先生到衛八處士家中吃一頓「夜雨剪春韭」，慳錢又健康。

(作者又名李瑞鵬，著名詩人及作家，九十多歲，作品曾多次獲獎，並有作品結集。)



感知實驗，也從經驗辨得甲優乙劣，便多去甲家；資產階級以金錢推動競爭，迫使乙家向甲家看齊，不斷進步。再刁鑽者從食材入手，吃豆胚不吃豆苗、取蘭度棄菜梗、肉選封門柳，良中選優，將原味最大化。有家教者幼承庭訓，以巧手點化邊角餘料，蜜漬、醋醃、浸煮，化下欄為上菜，有時比原食更有滋味，蓮香的金錢雞便是一例。能培養出懂吃之人，家庭條件通常較好。懂食者通常會煮，動手後悟出熱力與食材的變化，方可從成品逆推作料；也通常會寫，背後是大量閱讀的積累，能以切身經驗說出道理；更必是綜合能力強的文化人，從食材見區域經濟，從食味見菜系與民生的互為影響。簡言之，有財、有勢、有懂食的人，就產生出菜系。一地懂食之人愈眾，向外流散者亦多，遊子以食事解鄉愁，家廚或為東家效力、或自立門戶，此既是營生，也是文化輸出。食事，終歸是人文社經之軌跡，靜待識者索驥。

而當我翻看通訊錄，我唏噓單純會為食而出門見面的人，實在鳳毛麟角，而為了見面而約食的人就實在太多。我最怕這一種人，眼中看着盤子，腦中算着一套謀人的機要，桌上要守文明禮儀，你公筷夾我一箸先，我回夾一箸，大家互道慢用，吃什麼也不香。

## 味道的失落與馴化

絮絮者，絮絮不休。又有一個觀察，香港人的食味，這廿多年來被馴化得太厲害，表述能力弱化如巨嬰，只能說好吃不好吃，難以講出為什麼好吃為什麼不好吃。因為久居畜養灌食的文化池塘中，以消費娛樂為先導的政治、新聞、文教表述，與及網絡的聰明演算，隔斷了人主動閱讀文本與延伸文本的主觀能动性。講食，找些不分五味、不辨五谷的藝人，進食未到吞嚥回味就刺耳尖叫，節目效果太誇張，明眼人望通後面的鼓吹消費，令人心生寒意。還有更嚴重的即食、餵食消費雜誌，每逢周末把多少本來有心店家弄得不能不類。提倡盲目批評的平台鼓勵出人民記者與人民食評人，欺凌與捧殺多少歲月靜好的老店。又，大量閱讀是時刻警醒自己不能麻木的響鐘。我們無法回到清末民初陪唐魯孫吃六必居的醬菜，與陳夢因吃江獻珠做的太史五蛇羹，陪伴年輕的蔡瀾吃泰國鄉野炸錦鯉。文本為識食者凍結最真實或最美好的時間。除了散文食評，還要讀手札、方志。在沙田，有位粵菜廚師，本身是一武術門派掌門，近體詩、詞又做得好。當我點出他的紅棗糕出自《隨園食單》，自此互引知己。又追本溯源，金庸筆下的叫化雞引得洪七公對黃蓉青眼有加，橋段借鑑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到大棠食密燒雞時不慎壓服一班圍村群眾。

我又痛心香港的鄉愁與安慰食物，竟已不再是點心和雲吞麵，而是雲南米線。我更痛心香港人排長龍等吃酸菜魚、雞煲，打邊爐時一股腦兒把食料倒進鍋中，調料要辣要鹹才叫意味。是我們養出了這樣的不求精細，還是市場單一把所謂追求文化的人灌食，唯有明月知道。



## 食事的積累和膽識

食事本是閒事，要引以為學，時間成本甚高。昔梁啟超勸徐志摩，人生難求圓滿，以不求圓滿為態度，方能領略生活妙味；徐志摩回書道：「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我以此喻食：識食同道難尋，有如真愛。真愛可以包容食物敏感、偏食、挑食；然而食事是經驗主義，由技入道，生理反應之烈，比真愛更易招致現世報。我有一遇，與田雞有關。我喜食田雞程度與趙翼相仿。有一小姑娘聽了描述，南京出差時試了大牛蛙，驚艷之下再食一隻，當晚蛙肉過敏。這從根本上杜絕了她的蛙屬尋味的幻想，不敢冒死去學韓愈、柳宗元與蘇東坡吃更毒的蟾蜍。可在廣東廣西，不食蟾蜍這種毒物，如何理解到當年被流放的竟可從食事中排遣，原來滋味頗豐。

唯有專注又單純、博聞而得閒、靈敏且善道者，方懂食事之真趣。這只是生活品味中的一個範疇而已，食可自成一目，茶是其中一科、酒又是一科，延伸中茶一屬、西茶一屬；國酒一屬、洋酒又一屬。還沒講到咖啡，這幾年時興手工咖啡，烘豆、磨豆、沖泡都是技術活。「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以上種種，不得閒者，只能找預製即沖者囫圇吞棗。所以有閒很重要，可以玩物，可以養志，可以增廣見聞。在原生地——香港，覓食過程中，查找愈來愈少的老豆品舖子，除了豆腐花、豆漿，進去小店

吃煎釀豆腐又是一番境遇，再帶一樽腐乳回家做對照測試，成為家中的指定供奉。老牌茶居，水滾茶靚，點心精緻，老火湯甘醇。可惜，茶博士和機敏的跑堂哥哥姐姐幾近絕種，有時自帶喜歡的茶葉上去，只能時刻保護茶壺，不讓他們灼傷了茶葉。到了自由出外的時候，不受所謂健康飲食的威脅，不戴有色眼鏡去審視他國或我國的食俗，在進食同時仔細品味一食百味，還要有膽識。比如，於平壤吃過平壤冷麵，食者經過幾天勞累之下更是明白，蕎麥與冷湯的風味，是一個難以講清的故事；在東京，一場河豚盛宴，原來刺身中的甜美會在口腔積存爆發，以柚子醋、小葱、白蘿蔔泥伴着吃，混和着吃，又是一種經歷。做個對照吧，廣府蛇宴，太史五蛇羹，做得工整少不了五蛇和一應配料，還有椒鹽蛇丸蛇碌與蛇汁浸雞。可在河內麗秘村，沒那麼精細但變化多端，一蛇十三味驚為天人。所以獨遊是有好處的，從來入鄉隨俗、客隨主便，可以滿足食事，可以自由採風，不受人累，畢竟啟發、靈思與味蕾都是屬於自己的。又如外地有食狗、食蟲風俗，他強還他強，我自可不食，不應視為不文明，而我可以去觀察、了解、接受他們的飲食美學。我最怕把時間託與旅伴，到當地如同代購，吃食只到旅遊書中的重點推介餐廳，也只點重點推介的菜式。這是經過千錘百鍊調和味道，已沒性格，不吃也罷。

（作者為文化工作者。）

作者從內地流行的商業字體談起，探討其模仿日本末流書風的現象，進而回顧魏碑在香港和日本的傳承與發展。文章強調書法不僅是設計元素，更應承載美學教育和精神修養的功能，並重視其文化內涵。

——編者

## 漫談日常的書法

雷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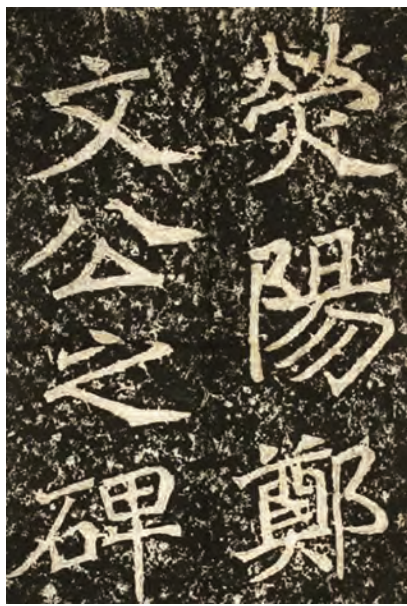
傳統的。

隨着內地品牌食肆在本港愈開愈多，有點擔心這種書風會流入香港。可幸的是，近年香港在不同人士的推廣之下，魏碑書法被重新廣泛使用，這種矯健雄強風格的字體曾在香港上世紀很流行，如今偶然見到魏碑字體出現在不同場合，除了底蘊豐厚、看了令人精神颯爽，也有點懷舊美感。

稍有一點遺憾的是，北魏真書（楷書）在香港的推廣只停留在設計，或者裝點門面的層次，而本地所開發的魏體電腦字減少了原有北魏楷書靈動錯綜的變化，而且撇捺稍為過了度，把區建公字體原先的缺點放大了，實在有點可惜。

看看近年日本清酒瓶上的書法，真的頗有退步之感，比如「獺祭」，就完全是武士道書法，浮躁張狂，打格失諧，又沒

一直認為內地普遍的商業書法字體大多浮躁惡俗，比如前陣子《哪吒》電影海報上的字體。在去年五月微博的一則熱搜，天津美術學院院長邱志杰在訪問片段中談到，中國大陸的商業字體流行一種模仿日本末流書風，邱教授為之命名為「武士體」，提按誇張，處處飛白，結構扭歪，讓人感到有股壞脾氣一般。邱教授補充說道，這種字體其實只是片面理解日本書法（書道），日本書法也有其優良



《鄭文公碑》（局部）（資料圖片）

有半點書法應有的底蘊。古老的「月桂冠」就充滿金石氣，端麗風雅，出自明治年間書道大師日下部鳴鶴之手。日下部鳴鶴書法風格深受晚清渡日官員楊守敬所提倡的魏碑書風影響，頗有《高貞碑》、《鄭文公碑》遺緒，並增幾分恣肆，而近代日本書



壇以西川春洞為首的另一大派則深深拜服魏碑大師趙之謙。西川春洞的兒子、書道大師西川寧甚至曾說想刻一方「趙家之狗」的印以明志。所以整個日本明治而降的書道流派（指漢字書道，假名書則當別論）都以深受北魏書風影響。

但就像「書法」和「書道」字面上不同意思，日本近代書道自日下部鳴鶴開始，他的弟子們都以書法上溯精神層面，不甘於當老師的複製品，一心開拓獨一無二的精神宇宙。有這樣的傳統，才會出現目前受人追捧的井上有一，而井上就是日下部的再傳弟子。

去年六月馮燊均國學基金會主辦、聯合出版集團旗下中華教育文化交流基金會和西泠學堂承辦「書法《千字文》校園計劃」，邀請了浙江大學書法教授林如女士作示範講座，林教授提出書法並不是工藝技巧，書法應該是作為「美育」去教授，這是真知卓見，其實也是日本書道百餘年來的傳統。

### 書道的精神內涵

拍攝經典電影《切腹》、《怪談》的名導小林正樹曾經說過，他的所有美學觀得自他的老師會津八一，而會津並不是電影業的，他是詩詞作家和書道家，小林只是將老師用詩歌、書道呈現的美學用電影呈現出來。這比印度古典音樂傳統跨樂器的傳授（例如弦樂老師可以收吹笛子的學生，這十分常見）更高

妙，書道不止是寫字，更代表着背後的一整套美學、甚至哲理，弟子學的是悟道，而不只是紙墨之間的小技術。

還有一位由書道旁及其他藝術的名家——北大路魯山人，他評論書道十分獨斷，看不起明治以降各家，獨推日本古代晉唐風格諸家和良寬和尚的字，但看他自己寫的字，以生拙清峻為主，時而厚重古樸，其實也是魏碑拓本的蒼拙風格。北大路是著名的陶藝家、美食評論家、篆刻家、畫家。想起他，就自然令我想起香港的蔡瀾，不知道蔡先生有沒有受到北大路的影響。

以上好像是日本重視書道精神的傳統，但細想起來，中國一直都是如此，幾乎所有書法家都不是書法匠，由王羲之到于右任，哪個不是用生命直透紙筆？

如果說目前香港的魏碑復興運動只停留到設計層次，那香港有沒有以書法透露生命、學養、精神？當然有，那就是饒宗頤先生的書法了，饒公書法最妙處就是用學養和靈機，將敗筆化作妙筆，點鐵成金，沉着兼以靈巧，獨步書壇。他的字就是通才的字、能夠觸類旁通的字、透徹學養和哲理的字，何必捨近就遠？饒公的書體和書道應該再好好發揚才對！

（作者為藝術愛好者。）

◎

從故鄉的雞蛋到香港的炸雞，作者的飲食隨着身邊家人的離合而流轉，或鹹或淡、或炸或蒸，或是不變的一杯酒，在城市裏又縱享口腹之欲，在鄉村裏又能單食瓢飲。作者為父親飲食的默默採勞，才是家人間最無言而溫暖的關懷。

——編者

## 且以美食敬你餘生

寇崇善

給父親解饞。而在每年臘時臘月做年貨時，父親總會以進廚房幫忙為由，趁機對炸貨大快朵頤，此時如被母親看見，必會招來一番哼哼唧唧：「少吃幾口，你知不知道誰家的誰誰，吃了一碗剛炸出鍋的小酥肉，搞得晚上通腸大瀉的……」而此時的父親早已過足了口癮，笑眯眯的趕緊溜出廚房，不幫忙了。

母親過世後，照顧父親的責任交由護工阿姨。護工阿姨來自農村，做飯的水準只停留在蔬菜的炒熟上。對於肉類，也只會一個簡單的炒瘦肉，至於排骨煲湯還是後來我教她的。

阿姨照顧父親十幾年，做飯水準一直沒有長進，好在她習慣了父親少油少鹽的清淡口味，而父親也習慣了她除了油鹽，什麼調味也不會放的清寡口味。

母親過世後兩年，我結婚，帶父親到香港小住半月。每日除了逛就是吃，從正餐到街頭小吃，以彌補他此生中記憶與想像之外的口福。

香港是個美食天堂，世界各地的菜系都在此集中。

父親說，港式早茶的點心真是多，蒸牛肉丸和香煎臘味蘿蔔糕最好吃。

父親說，意大利菜的番茄燴飯和肉醬通心粉味濃料香，厚底披薩有嚼頭。

父親說，不喜歡吃青咖喱，太酸，辣而不刺激的黃咖喱辣得有味。

父親還說，日本壽司都是冷的，難怪吃壽司的

父親一生口福運淺，美食緣薄。

父親退休前，家庭經濟狀況和當時的物質生活水平俱欠豐富，維持溫飽是那個年代的基本願望。

父親退休那年，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後的一年，我去了深圳。長年被肺病折磨的母親在這一年的裏忽然覺醒，以自己病魔纏身的親歷，開始強行控制父親對大油大葷重口味的飲食欲望。

父親是個明白人，一方面由於母親的管控，另一方面，看見近朋遠友們的健康苦狀，唯恐晚景蹈其覆轍，遂逐漸戒食高脂厚膩食物。

母親善持家，在院子裏養有幾隻下蛋頗勤的母雞，雞蛋成了那時我家餐桌上的常見菜式。多餘的雞蛋，母親拿去菜市場換錢，再買一些瘦肉或排骨回來



日本兵都那麼冷血，以後要少吃。

父親還說……

一向五味欠豐的寡言父親在香港美食面前不僅打開了視覺、嗅覺、味覺的感知，還成了一個口水滔滔的美食評論家。

此後每年在如候鳥般的來來回回中，我總會帶父親外出吃飯，以彌補自己簡餐素食，廚藝不精欠他的口福。

八年前的夏天，我回故鄉小城開始了溫清定省的侍親時月，彼時父親年近九十，幸有母親早年的飲食管控和護工阿姨多年食之無味的廚藝，父親除有明顯腦退化跡象外，五臟六腑尚無器質性的大疾大患。

回來初時父親尚能行走，思維與記憶尚屬正常，外出吃飯是常事，也是父親最高興的事。有次在商場樓下吃肯德基，父親居然主動同旁桌一老翁搭訕，互說口癮，父親同人家說：「麵包夾雞肉，好吃，我在香港也吃過的……」（他在香港吃的是麥當勞）還同人家訴苦說：「好是好吃，就是沒有酒喝……」引來鄰桌人大笑。

二〇一九年年初七，大腦急劇退化的父親第一次摔倒，引發了脾胃腸道等臟腑的不適，飲食習慣隨即大變，遺傳了一輩子的每餐一杯酒的習慣，戒了。加之牙齒不固，炒菜難以嚼咽，於是我乾脆圖簡單，午晚兩餐給他來個君臣佐使一鍋燉的湯飯：以小黃米粳米為君，瘦肉雞蛋為臣，佐以豆製品蔬菜南瓜鮮山

藥，再以強力補鈣的蝦皮取代食鹽。每周再去隨街可見的小碗菜買一份扣肉或紅燒肉這些他心目中經久不忘的傳統美食飽其口福。

一場疫情，改變了人們的健康觀，也改變了不少人的飲食觀。疫情過後，不再外賣打包，一切心思之食，皆動手自做。這時的父親已是腦退化晚期，記憶、思維、認知、表達皆喪失八九，且味覺退化，對清淡食物喪失敏感，嗜食口味濃烈之食物。

翻閱記憶中的食譜，那些長駐父親心中的傳統美食和西式美餐皆付諸行動，現於餐桌。而既食補又藥補的港式老火湯和調理脾胃的各式羹糊更是餐桌上的常食。

閒心閒情氾濫時，也會做一些父親愛吃且能吃的香甜糕點，變換口味，點綴歲月。

甜酸苦辣鹹，五味有五味的記憶，濃烈五味過後，會珍惜一種淡，若有似無，沒有黏滯，沒有執著，像是莊子說的「忘」，是記憶壅塞之後的留白。

故鄉小城的日子，就是這種濃烈五味過後的清淡，一簞食，一瓢飲，雖不像香港那般朝耕暮耘，卻也平實溫馨。

而那些為父親洗手煮羹湯，動手洗衣裳的日子，或許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修行。

（作者為香港詩人聯盟秘書長、維港作家匯常務理事。生長於湖北，安身於香港。）

情

## 筆下微溫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施勁超老師



春日的午後，樹液墜到樹蔭下忙着宣傳候選系會的青澀臉孔上，與淌流的汗水混和。這是八年前的我——一整個上午在兩座教學樓之間的空地，揮灑汗水，派發系會宣傳單張。偶然在文學院教學樓下的布告欄，瞥見上莊為中文系刊物《文苑》張貼的徵稿啟事，徵稿主題正正是「情」，也是那個時候，我開始了解到何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不論是否處於情感悸動的季節，寫作對於內斂的我，都是最好的抒情方法。近年，因個人創作興趣而肩負起文學與文化活動統籌的崗位，兼任創作指導的角色往往令私我的創作變得不再純粹：學生的比賽一浪接一浪，自己參賽的念頭，總壓在紛雜的工作和學生的稿件之後。閱讀學生的稿件，需要投入更多心力理解甚至與他們溝通，才能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這是一件相當累人的事。然而，師生情誼就在這來回的對答和文字雕琢之間，積

累而來。

想起自己歷年擔任班主任的班別，我們都曾在放學後圍坐閒談——只有這樣在課堂外的互相剖白，才有機會聽到學生真實的聲音。某次閒聊的尾聲，學生忽然看透世事般冒出一句：「當你不再是我們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師後，我們的關係就會漸漸疏離。」原來我們眼中的孩子早已擁有成熟的思維，只是我們一直一廂情願地不願承認而已。「不過，我們永遠都會歡迎你！」雖然這句話聽來像是安慰，但我也感恩他們願意這樣說。

至於學校，每年都會以「感恩」作主題邀請學生寫敬師卡，而每年我都會收到他們給我的心聲且一一把他們的手寫卡收藏起來。近年，愈來愈多學生感謝我為他們消除壓力，在考試前減少家課量，騰出時間讓他們溫習，提升他們的成績；有學生感覺與我亦師亦友，感謝我的幽默感使課堂變得有趣，感謝我給他們學習的自信；也有學生感謝我在他們生病時，關心他們的狀況。當然，也有學生只寫上「謝謝」二字，在卡上遺下大面積的留白。儘管如此，我還是抱着運動員精益求精的心態，常以「驕兵必敗」四字警醒自己，盡量察覺自己的不足、多聆聽他們給我的建議，讓他們更好地成長。



## 猜情尋

香港都會大學 潘金英老師



我被捆綁了嗎？

茶飯不思，一日不見你，如隔三秋，為何單相思如斯痛苦？痛苦不堪的，尚有貓奴和狗主。她也被捆綁住了嗎？她的波斯貓走出街就不再回家了，究竟為什麼？她百思不解，非常痛心。她的西德大狼狗跨過花園鐵欄柵跳走了，她非常失落，內心極痛苦。老人家你眼泛淚光，請問你也是被捆綁了嗎？白髮阿婆守在大門口，告訴我這裏是一所護老院，她曾經被安排到這裏住，院長說會守護每一名入住的長者，她和院長有着很多共同的話題，琴棋書畫、經史子集，還有茶藝，她和院長結緣成知己了，但一場瘟疫卻令一切天翻地覆，她的交心老友沒了，為什麼世情如此變幻難測？

愛情、物情、友情，未提的尚有親情、師生恩情、兄弟手足情、家國情，凡是涉及情誼仁義的，都不是能拒絕之事呀，皆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緊密地繫上牽情之繩絲，生死纏繞不休！

古往今來，情義兩難全，大智慧大仁義的范蠡，為了助越王勾踐復國，他使出美人計以惑敵國吳王夫差之心，捨所愛西施，以忠義貢獻國家。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夫差果然被西施迷得神魂顛倒，加上淪為階下囚的亡國奴勾踐對他嘗糞（假關心）探病情，夫差戒心全消失。芳心暗許予范蠡的西施，或是史上最慘情的臥底，她和夫差貌合神離，為國為民為心上人，她扮演「偽術」頂呱呱，吳王終日離不開酒色笙歌，眼裏心神只有西施。西施隱藏臥底身份，心如止水，安靜等范蠡回歸，無奈犧牲色相，服侍吳王，少女的她十年轉眼成少婦，方可復國成功。情愛糾纏苦，無可奈何花落去，曾經滄海難為水，她為國家大愛已捨棄個人兒女情了，丹心蓋掩心底情，情難自禁抉擇後，早成了受傷的女人。

國情大於愛情，大義會滅親，大仁大忠會捨棄至愛，古代男子漢大丈夫，深感忠君愛國最重要，為國為大我，犧牲小我何足惜？沒有國就無家，古往今來頌大愛國家之情，人不可自私，為國為民要從自己做起，故人若不愧不退，甘為國奉獻，這大愛精神令人敬佩，流傳世代！

情

## 悄無聲息的愛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陳思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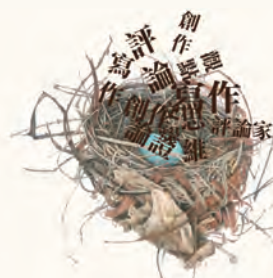


父母的愛，如春雨潤物，又如冬日暖陽，藏在生活的點點滴滴裏，伴隨我成長的每一步。

每天清晨，當我還在沉睡，媽媽已輕手輕腳地走進廚房。鍋碗碰撞的輕響裏，藏着滿滿溫柔：熬粥、煎蛋、準備小菜，動作熟練而仔細。擺好早餐後，她靜坐沙發等候，不願打擾我的酣眠。每次睜眼，總見她掛着溫暖的笑容，每一口熱騰騰的早餐，都飽含關懷，讓我元氣滿滿地迎接新的一天。

某次高烧不退，父母焦急萬分。媽媽守在床邊，用溫涼的毛巾反覆擦拭我的額頭；爸爸來回奔波，端水拿藥，只盼我能早日退燒康復。他們手上的溫度、耳畔輕聲的安慰，比任何藥物都更能撫平我對病痛的恐懼。

每當我挑燈夜讀，客廳總會留着一盞暖黃的燈。父母從不打擾，只會輕輕推門進來，將涼掉的牛奶換成熱騰騰的，再悄然離去。那柔和的燈光與溫熱的牛奶，是他們無聲的陪



伴，驅散我深夜裏的孤獨與倦意。

當我考試失利時，他們從不責罵，只是靜靜傾聽。媽媽遞來一杯溫水，爸爸輕拍我的肩膀，眼神堅定地說：「跌倒了就再站起來，我們永遠是你的後盾。」這份理解與鼓勵，讓我重拾信心，勇敢向前。

父母的愛，沒有華麗的言辭，也從不奢求回報。它藏在清晨的早餐裏，藏在病榻旁的守護裏，藏在失意時的鼓勵裏。這份愛是我最珍貴的財富，也是我最堅實的依靠。未來，我將帶着這份愛，在人生路上堅定前行。

## 小貓的愛

暨南大學 荆曉彤



我一直以為小貓的愛是內斂的、含蓄的，常常讓人尋不到蹤跡。

媽常說小貓和我一樣，一張苦瓜臉，看着總是不高興。不過，對小貓的喜愛讓我忍不住卸掉這副偽裝。在

家裏，路過睡覺的小貓便要強行撈牠起來親暱一番。貓從睡眼惺忪地接受，到清醒後用柔軟的爪子強硬地推開我的臉，或者乾脆地跳出我的懷抱，只需要幾十秒的時間。

這樣獨立的貓心安理得地接受着我對牠的愛，從精



挑細選過的貓糧、化毛膏、魚油，到剪指甲、梳毛、鏟貓砂。那怕貓的腦袋並不能理解這些，煩了張口就是一咬，我也仍然樂此不疲，片刻就原諒牠小小的牙印。養貓讓我體會到何為無私的愛，是無論牠愛不愛我，我愛着牠就可以。

上學離開家之後，高冷的小貓變了一副模樣。從前呼喚牠的名字都充耳不聞，搖兩下尾巴表示自己已知曉。如今，在媽發來的視頻裏，牠變成一隻呼之即來的乖乖小貓，甚至會跳上牠未曾青睞過的沙發，坐在媽的旁邊，轉個圈，再用圓滾滾的腦袋去蹭媽的胳膊。視頻中，我甚至能在小貓蹭到媽的片刻，聞到媽身上熟悉的味道。淡淡的幸福感充斥心間，小貓變成了小時候的我，在媽媽的臂彎裏尋找溫暖。

我假裝張牙舞爪地表示不平：「我不在家，小貓要當大王了！」

媽回覆我：「牠在想你。」

## 您的饋贈，點燃了我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徐靈珊

秋風拂過，頓感一陣冷冽。枝上的枯葉簌簌抖動，枯萎的它們只剩下褐色而脆弱的表面，筋疲力竭得墜到地上。我



看着它，又望向手中那張失利的考卷，心中也好似這秋葉般在這肅殺的秋日走向枯萎。

沒了往日放學時的快活，我呆愣愣地走到一張長椅前，停下腳步，眼前枯樹沉默無聲。或許坐在長椅上的我只為了這片刻的寧靜，又或許是想對學業的短暫逃離。

此時，有一道目光注視着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位穿著青衫、髮色灰白的老人，一副古人的模樣，從一片蕭瑟中踱步而來。「你看，這秋景竟比春日更讓人開懷！」對於他所謂的秋景，我無法共鳴。只見乾癟的樹枝，飄零一地的枯葉，實在是蕭索至極。便低下頭，又一次擦緊手裏的試卷。老人似乎注意到我的情緒，關切地問：「小友啊，你這是怎麼了？有何煩心事否？」一時間，我竟不知是該為他的出現感到困惑，還是為他這突如其來的關心感到不解，而考試失利的心結仍在我心中徘徊，也許他聽到後，又會像父母那樣對我說教、批評。

他拍拍我的肩，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抬頭望去，只見一行振翅高飛的白鶴正昂揚堅定地衝上碧霄，腦海中頓時想起了曾經背過劉禹錫的一首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緊接着，他豪邁的聲音又一次傳入耳畔：「小友，莫做枯葉，要做白鶴啊！」這番話宛如一陣清風，吹散了繚繞心頭的陰霾，令我心頭一顫。

是啊，我為何不能像他一樣心胸開闊？秋葉若不耐風霜，必將走向枯萎；要是擁有白鶴那般昂揚之氣，必定能堅

定地飛向遠方。那一刻，夕陽也為萬物染上一層金箔；枯葉的脈絡被照得清晰如金絲，行人走過也都帶着光暈，充滿希望。而那死氣沉沉的秋景又算什麼呢？在這般「直衝雲霄」的志氣下，我又怎會為枯木一蹶不振？

思及此，我揚起笑臉，瀟灑地向劉禹錫揮手告別。就是那麼一句饋贈，點燃了我對生活的憧憬。人生便是這樣，只有保持雄渾高遠的意志，才能獲得心靈的成長。

## 異國之情

香港中文大學 連啓晉



留學異國，真的可以認識外國朋友？我曾有幸留學美國半年，猶記得學會展覽上，許多人選擇加入自己族裔的學會，頗有人以群分之感。忽然一陣歌聲傳來，我看見一隊由不同族裔組成的合唱團穿著整齊制服演出，喜歡合唱的我鼓起勇氣報名參與。經過兩輪測試後，我如願加入這所大學最具歷史的合唱團。

尋寶遊戲、才藝表演、迎新營……一連串社交活動搭建起我和美國學生的溝通橋樑，原本害羞的我漸漸敢於和他們分享我們的國家和文化。無論黑人還是白人，甚至亞裔都會

問我：「香港是怎樣的？中國科技很先進嗎？」在迎新營的晚上，我們打開了話匣子，從中華文化到美國音樂，簡直無所不談。數天後，我和許多團員都成為好友。

作為新生無疑要在短時間內學習很多曲目，更要綵排年終表演。一次綵排，我們幾位新生都難以追上進度。正當我擔心之際，幾個學長卻道：「不用怕，我們晚上一起加練！」他們抽了幾個晚上和我練習，沒有因為我是交換生而忽視我，讓我充滿信心地面對之後的挑戰。

學期結束前最後一次練習，我收到一個莫大的驚喜——他們不僅為我舉行送別儀式，更決定暑假到香港巡演，讓我們有機會再一起演出。最後我也在香港接待了他們，完成我在團內最後一次演出。

世界雖大，但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情誼可以跨越地域。一次美國之行，讓我收穫一生難忘的回憶和遠在美國的朋友，更讓我明白文化隔閡可以用「情」來打破。也許在中美摩擦不斷的當下，人民之間交流方可讓彼此感受到善意，成為消弭衝突的良藥。

## 情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劉丁歌

情這個字在我生命中是永恆扎根的。

在成長的這二十幾年裏，遇到的問題挫折數不勝數，但



每次都可以熬過去撐下去，就是因為身邊人的「情」。其實許多人事物都是階段性的，朋友、父母、愛人以及老師同學，他們無法由你出生到死亡都時時刻刻的陪伴你。可也正是如此，我們不會斷遇到不同的人，有不一樣的幫忙與陪伴，有不一樣的「情」的體驗。

父母和師長是引路人，是最大的靠山港灣。大事往他們身上靠，總能遮風擋雨，這時候，「情」是一種安全感。朋友同學是同路人，無論上刀山還是下火海，她們用一片赤誠且純粹的情誼一路同行，這時候，「情」是一種信任感。甚至只是尋常路過的陌生人，迷路時的指點，衣服沒有整理好時的提醒，又或者不舒服時的一句問候，這時候，「情」是人們刻在骨子裏的良善與人與人之間的緣份。

任何「情」都是偉大的、美麗的，就藏在那些或熱烈、或安靜的瞬間裏。有的人是點亮你世界的光，教你在挫折裏學會堅強；有的人是清晰的鏡子，讓你看見自己的模樣；有的人只是短暫同行，在某段路上陪你看過花開日落。

人與人的情分，不必執著能走到多遠。就像季節更替，相遇與告別本就是生命常態。重要的不是故事有沒有完美結局，而是那些相遇的片段，能在生命中永恆扎根。

## 泥漿

曾瑞明

我談的可能不是生活  
在學院裏，在電視機面前  
我們是何等清潔  
我談的也可能是生活  
愈走愈不易走  
又想走下去  
又想離開  
我的鞋子並不名貴  
但它是我的鞋子

陽光像過年期間的祖母  
我看着一個女孩跑上小山  
我試圖跟着她  
但原來這麼困難  
我的鞋子！  
我打算走過那綠色的草地  
原來有我們看不見的啡色  
但也有——我們看不見的水份  
我的鞋子犧牲了乾燥  
但它，的確獲得了我給它的名譽

（作者為香港詩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 名家手跡

魚非當年魚，石非當年石，  
魚化石中，宛有當年在。  
你非當時你，我非當時我，  
我心中有支歌：「記得當時年紀小。」  
心中宛有當時在——有你，有我，有當時。

為耀明兄「魚化石的印記」作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

金庸



魚非當年魚，石非當年石，  
魚化石中，宛有當年在。  
你非當時你，我非當時我，  
我心中有支歌：「記得當時年紀小。」  
心中宛有當時在——有你，有我，有當時。

為耀明兄「魚化石的印記」作

金庸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

金 庸

《明報月刊》創辦人、著名報人、作家

（潘耀明提供）

## 《明月灣區》停刊通知

因香港藝術發展局「二〇二四至二〇二五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期屆滿，本刊將於二〇二六年四月號（本期）後停刊，十分感謝作者與讀者一直以來的支持。



## 留得殘荷聽雨聲

— 詩、圖 印 象 —

臨行

你將我

交付風雨

幾時再研新墨

渲染那

點點滴滴

履痕如孔

只怕催眠花事

到黃昏

不肯醒轉

( 印象原名楊夢茹，香港女作家協會副主席、香港作家聯會會員。 )

明月灣

總三十六期 二〇二六年四月